

《哈扎尔辞典》中梦的隐喻

○刘芮言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因《哈扎尔辞典》闻名于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小说形式新颖,小说中常常萦绕着一层神秘的氛围,在神秘的气息中,梦是帕维奇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文章试图探讨帕维奇作品中梦境出现频率较高的《哈扎尔辞典》,从后现代阅读的角度分析其中梦境的隐喻意义。

[关键词] 哈扎尔辞典;梦;隐喻;阅读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10(2015)5-0054-02

塞尔维亚作家、哲学家和语文学博士米洛拉德·帕维奇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84年发表了被世人关注最多的辞典体小说《哈扎尔辞典》,当年即获南联盟最佳小说奖。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被俄罗斯评论家杜勃罗托夫斯基称为“21世纪的第一部小说”。它分别以“红书”、“绿书”和“黄书”三个主要部分,也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作为材料,扑朔迷离地描述了哈扎尔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之谜。它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历时性叙述,代之以共时性描写,在阅读小说之后,我们可以按历时顺序对小说结构进行一个梳理,就像辞典前的使用说明里提到的一样:可以按哈扎尔大论辩的参与人、哈扎尔问题研究专家(十七世纪、二十世纪)的条目荟萃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而将这些人物和这三本书串联起来的梦。

《哈扎尔辞典》的编纂始末里提到哈扎尔之所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是源于他们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宗教而改信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大教中的一教。而这次改宗事件起源于哈扎尔可汗的一个梦,围绕着这个梦的辩论“哈扎尔大论辩”即说服哈扎尔可汗改宗的论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三教传教士的圆梦过程。在辩论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阿捷赫公主领导着一个能释读和穿越别人梦境的捕梦者教派。17世纪出现的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马苏迪·尤素福和合罕·撒母尔,就是三个非凡的梦游者和捕梦者。作者赋予他们每个人善于梦想和追寻梦想的才能。他们的生活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就是编纂《哈扎尔辞典》并试图寻找当年哈扎尔改宗事件的真相。而和他们的命运遥相呼应,在本质上和他们又十分相近的是三个20世纪的学者的遭遇,他们和17世纪的三个梦游者一样,都有自己的梦,同时又在追梦。

接下来要讨论帕维奇作品中梦的隐喻意义,我们就不得不首先分析小说中出现的梦境的主要内容。首先,哈扎尔大论辩起源于哈扎尔可汗的一个梦,可汗在梦中听见天神对他说:“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1]56}17世纪

的三个捕梦者中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和合罕·撒母尔彼此梦见,其中一个人的梦境是以另一个人的现实为基础的,马苏迪则在他们两个人的梦中穿行。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马苏迪·尤素福和合罕·撒母尔一直在梦中互相追寻,希冀“有没有可能编纂一部有关哈扎尔问题的辞典或一部百科辞典,将三个捕梦者的故事全部收入,这样的话,情况不就真实了吗?”^{[1]38}。对他们的梦境描写最详尽的是当他们三人终于相见的时候,勃朗科维奇被进攻的土耳其士兵的长矛刺死,而由于在现实中看到了勃朗科维奇,合罕进入了梦境,书中通过进入合罕梦境的马苏迪的视角详细描述了合罕感受到的勃朗科维奇的三次死亡。在梦境中,勃朗科维奇感受到的第一次死亡并不是长矛刺伤而死的,而是在一根石柱上数着一支支箭射来,奇怪的是“中箭的过程却是颠倒过来的,每中一箭,他首先感到的是伤口,然后是箭镞碰着皮肤的疼痛……最后才是箭脱弦的声音”^{[1]205}。联系“红书”中的“格古尔·勃朗科维奇”词条可以知道这是12年后勃朗科维奇长子的死。正如绿书中提到的,“死亡是唯一可以逆向继承、可以逆时而溯的东西,它可以由年轻的传给年长的,由儿子传给父亲”^{[1]49},在勃朗科维奇的梦中我们感受到的死亡的疼痛是颠倒先后顺序、逆向流动的,并且死亡都与过去或未来相连。相应地20世纪的捕梦者也有自己的梦境。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在《哈扎尔辞典》中不论是哈扎尔大论辩的参加者、17世纪的捕梦者还是20世纪的捕梦者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梦境,然而在他们的梦境中发生频率最高、感受最深刻的就是时光的流动和死亡。“绿书”中也有相应叙述“人日有一死,此即为睡梦,睡梦乃死亡的预习,死亡乃睡梦的姐妹”^{[1]99}。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帕维奇的作品中睡梦中常常可以看见时光的逆向倒流,在这些逆向流动中梦的终结指向了死亡,死亡连接着过去与未来^{[1]49}。

梦在小说表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为穿越和释读梦的过程即捕梦。每一个做梦的人又同时是梦的追寻者,不论是哈扎尔大论辩时期的捕梦者还是17世纪和20世纪哈扎尔

[作者简介] 刘芮言,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问题的研究者。对于他们捕梦的原因和目的,“绿书”中提到了天神阿丹·鲁阿尼,“捕梦者潜入他人的梦和休憩之中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们逐渐攀上先驱阿丹的小块肉身。他们把细小零碎的东西合为一体,就像人们每每说到的《哈扎尔辞典》,其最终目的也是集中所有这些书籍,以便在世间重新创造阿丹·鲁阿尼的肉身”^{[1]35}。“黄书”中也讨论了捕梦的行为,“哈扎尔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字母,每个字母都代表了亚当·喀德蒙肉身的一部分,这些字母在人的梦里排列组合,并将生命赋予亚当之躯”^{[1]94}。“红书”中也曾隐蔽地提到,最著名的捕梦者之一沙达·阿勒·萨费曾成功地在别人的梦里到达了无人可及的最深处,“终于到达天主那儿——每个梦的深处都有一个天主”^{[1]40}。可以看出,无论是“红书”中的“天主”,还是“绿书”中的“阿丹”或者“黄书”或补编中的“亚当”都是捕梦者捕梦的最终目的,捕梦者在每个人的睡梦中搜索天神(以下通称“亚当”)唯一的一部分,企图用书籍重建他们在人间的肉身。但是“亚当”确切的信息从来没有出现过,重建亚当的过程没有开头没有中间更没有完结,唯一清晰一点的是重建亚当的过程没有一次圆满地完成。捕梦者一旦在梦中想要寻求梦见的对方或企图搜集制作“亚当”的材料,了解当年哈扎尔大论辩的真相,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17世纪三教的捕梦者和20世纪的研究者在终于碰面的时候都死去了,就连沙达·阿勒·萨费也再也不能释梦了。联系前面讨论的梦境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在《哈扎尔辞典》中“亚当”是捕梦者追寻的目标,一旦捕梦者试图搜集哈扎尔大论辩的真相重建亚当,或者试图通过写作这样做,就会被施以死亡的惩罚。

分析到此,帕维奇作品中的梦便显得愈加扑朔迷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捕梦者或盗梦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梦中一点点搜集着材料,有的人甚至还试图用这些材料进行写作。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捕梦者或盗梦者就是读者的隐喻,一代代的读者试图通过捕梦阅读哈扎尔大论辩的资料,而他们的梦境就是一个关于阅读的寓言。德·曼在分析卢梭的作品时,提出了“阅读的寓言”,他认为隐喻是“根据相似性被设想为特性的互换或替代的概念化”^{[2]54},在阅读的过程中重重语言的隐喻的连续形成了寓言,寓言是隐喻的语言,文学语言内在的矛盾导致了隐喻的复杂性,因此在德·曼看来,“阅读的寓言”实际上也就是文学阅读的不可可能性。这时,当我们将帕维奇作品中的梦的隐喻意义看成是一个阅读的寓言,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帕维奇作品中的捕梦者或盗梦者就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们释读梦境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他们的梦境就是“阅读的寓言”,帕维奇想要表达的是文学语言有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完全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些捕梦者的梦里,每当他们试图寻找到唯一的真相,取得完全的阅读,就会被施以死亡的惩罚。另外,“阅读的寓言”的隐喻也能解释为什

么帕维奇作品中梦的死亡是可以逆向追溯,关联着过去和未来的。帕维奇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翻阅联想读过的部分,也能设想到未来要阅读的部分,更深刻地把握阅读的复杂和不可能性,因此苦心描写了梦中感受最深的死亡。

也许,正如辞典开头的“达乌勃马奴斯母版序言残片”中帕维奇自己提到的,他先是让读者设想两个男人各自扯紧绳子的一头,在绳子的中间拴住一只美洲狮,接着同理推论出:“读者和作者很难相互靠拢:他们各自拉住自己一方的绳子的头,而他们共有的思想却被紧紧拴住”,帕维奇希望读者能顺着作品的线在前后观照中阅读,同时也希望读者明白,让读者和作者完全靠近的文学阅读是不可能的,文学语言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如同在梦境中一样,追求完全阅读就会被施以死亡的惩罚,梦境的隐喻就是阅读的寓言,阅读的不可可能性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 [1] (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M].南山,戴骢,石枕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2] (美)保尔·德·曼.阅读的寓言[M].沈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3] 艾晓明.寻梦者的疆土:《哈扎尔辞典》[J].外国文学研究,1998(11).
- [4] 王立峰.确定性的转型与变异——浅析《哈扎尔辞典》中陶罐的隐喻意义[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
- [5] 王玲.论后现代奇书《哈扎尔辞典》的叙述及诗意[J].世界文学评论,2008(05).
- [6] 张晔.论后现代小说的“迷官”特质——以《小径分岔的花园》和《哈扎尔辞典》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
- [7] 董小英.哈扎尔陶罐—梦与疯狂情结[J].外国文学动态,1999(10).
- [8] 赵宪章.辞典小说形式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06).
- [9] 陈思和.《马桥辞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当[J].当代作家评论,1997(03).
- [10] 段继红.亦真亦幻的文学世界—解读《哈扎尔辞典》[J].名作欣赏,2013(10).
- [11] 桂天寅.《鱼鳞帽·艳史》中的基督教隐喻[J].世界文学评论,2008(05).
- [12] Andrew, Wachtel. "Postmodernism as Nightmare: Milorad Pavić's Literary Demolition of Yugoslavia."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 41, No. 4 (Winter, 1997); pp. 627-644.
- [13] Tatjana, Aleksi. "National Definition Through Postmodern Fragmentation: Milorad Pavić's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 53, No. 1 (Spring 2009); pp. 86-104.